

安旗 著

LI TAI BAI BIE ZHUAN

李太白别传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安旗 著

LI TAI BAI BIE ZHUAN

李太白别传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太白别传/安旗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4.5

ISBN 7-02-004352-6

I. 李… II. 安… III. 李白 (701~762) - 传记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0984 号

责任编辑: 林东海 宋 红

责任校对: 朱美凤

责任印制: 张文芳

李太白别传

Li Tai Bai Bie Zhuan

安 旗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29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 插页 3

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2000

ISBN 7-02-004352-6/K·38

定价 17.00 元



唐玄宗《纪泰山铭》摩崖石刻



当涂青山李白墓

凡 例

一、本书为学术性传记。其所以取名“别传”者，盖欲有别于两《唐书》本传及《唐才子传》等（皆太简略，所传仅及李白事迹千分之一二）；亦有别于笔者早年所撰之《李白传》（文学小传而已，仅及白事迹、思想之门庭，远未能窥其堂奥）。

二、本书按年代先后分为十三章，每章介绍李白生平之一段，或三年五年，或十年八年不等。每章之下分数节，每节或介绍生平二三事，或介绍作品若干首，或兼而有之。重要代表作以专节介绍之。

三、本书所引李白作品，文字以清王琦校注《李太白文集》乾隆刊本为准，其他版本择善而从，特别重要之异文始予录出，并加以论证。

四、本书所引李白诗文，重要者录全文并加串讲、笺评，生僻难解之典故，在串讲中为之带出。凡此，熟悉李白诗文者忽而不读可也。次要者录全文，略作诠释，一般诗文仅引题目，点明旨要。

五、李集中之组诗，如《古风五十九首》，本非一时所作。本书在引用时，皆按作年先后，以“其一”“其二”示之，后加括号引其首句以醒其目。

六、在述及李白事迹时，一般皆先出示当时年代，其后括号内注以公元纪年，并标明李白年龄。若未标明年龄，读者可从公元纪年后两位数得知，如开元三年(715)，李白十五岁。

七、在述及李白行踪时，一般首先出示唐代地名。开元时期与天宝时期同时标出，如“徐州(彭城郡)”，即开元时期为徐州，天宝时期为彭城郡；其后尽可能出示今地名。书末附有与李白行踪有关的《古今地名对照表》，以备查阅。

八、本书中每称“拙编”者，为本书作者忝任主编，并与薛天纬、阎琦、房日晰共同编撰之《李白全集编年注释》。本书写作时，多有所赖。惟《全集》出版甚早，而作者近年研究颇有心得，不少见解与《全集》不完全一致，如幽州之行、三入长安、李杜重逢等，尤其在“从璘”冤案上，则多出以己意。

九、当代诸家，导夫先路，本书不时择善而从。但在引用时，为求文字简洁，未能标出大名及大著全称，而仅用简称。如詹锓先生主编之《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》，简称“詹本”或“詹云”；瞿蜕园、朱金城先生编著之《李白集校注》，简称“瞿、朱本”或“瞿、朱云”；郁贤皓先生编著之《李白丛考》《李白选集》，简称“郁考”“郁选”等。谨致谢忱，恕不一一。

引 言

《诗》云：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”有史以来，大小朝代数以百计，罕能超脱此一怪圈。

无庸从头细说，单表至今犹令人艳羡不已之盛唐，真可谓如锦似绣，美奂美轮。但自历史长河视之，竟似昙花一现。虽似昙花一现，毕竟将近半个世纪，约当唐玄宗（685—762）及其子肃宗（711—762）之一生，也约当李白之一世（701—763）。因此，若不知玄宗及肃宗朝之兴衰治乱，亦难以确知李白其人及其诗。

玄宗，讳隆基^①，唐高宗（李治）与武后（则天）之嫡孙也，垂拱元年（685）秋八月生于东都洛阳。性英武，善骑射，又多才艺，尤知音律，擅八分，其手书之《纪泰山铭》《凉国长公主碑》堪称唐隶之冠。且仪容不凡，有非常之表。九岁即封临淄

① 玄宗死后谥为大圣大明孝皇帝，故唐人诗文中多称之为明皇。

郡王，其祖母特加宠异之。

长安元年(701)正月，一度改元大足。四年冬则天寝疾，次年正月疾甚。宰相张柬之等人率左右羽林军发动宫廷政变，徙则天于上阳宫。拥太子李显复位，是为中宗，改元神龙。十一月，太后崩，谥为则天皇后，祔葬于高宗乾陵。

中宗，讳显，为高宗与武后之子，昏庸无能，即位不数年，为其后韦氏谋杀，韦氏临朝称制。

临淄郡王隆基举兵平定韦氏之乱，进位平王，拥立其父相王旦(显之弟)即帝位，是为睿宗。平王隆基立为太子。

越二年，睿宗即禅位于太子，是为玄宗，时年二十八岁。次年改元开元(713)。太平公主(武后之女，睿宗之妹)谋逆有日。秋七月，事迫，玄宗先定北军，后收逆党，又一举而平定之。

宫廷内乱廓清后，玄宗立即改弦更张，励精图治。首先任用贤能为辅弼之臣，姚崇导夫先路。

《新唐书·姚崇传》：“先天二年(亦即开元元年)玄宗讲武新丰。故事，天子行幸，牧守在三百里者，得诣行在。时帝亦密召崇，崇至，帝方猎渭滨，即召见。帝曰：‘公知猎乎？’对曰：‘少所习也……老而犹能。’帝悦，与俱驰逐，缓速如旨，帝欢甚。既罢，乃咨天下事，衮衮不知倦。帝曰：‘卿宜速相朕。’崇知帝大度，锐于治，乃先设事以坚帝意，即佯不谢，帝怪之。崇因跪奏：‘臣愿以十事闻，陛下度不可行，臣敢辞。’帝曰：‘试为

朕言之。’崇曰：‘垂拱以来，以峻法绳下；臣愿政先仁恕，可乎？朝廷覆师青海，未有牵复之悔；臣愿不倖边功，可乎？比来，壬佞冒触宪网，皆得以宠自解；臣愿法行自近，可乎？后氏临朝，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；臣愿宦竖不与政，可乎？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，公卿方镇渐亦为之；臣愿租赋外一绝之，可乎？外戚贵主更相用事，班序荒杂；臣请戚属不任台省，可乎？先朝褻狎大臣，亏君臣之严；臣愿陛下接之以礼，可乎？韦月将以忠被罪，自是谗臣沮折；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，犯忌讳，可乎？武后造福先寺，上皇造金仙、玉真二观，费巨百万；臣请绝道佛营造，可乎？汉以禄、莽、閹、梁乱天下；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，可乎？’帝曰：‘朕能行之。’崇乃顿首谢。翌日，拜兵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①。……”

除姚崇外，先后又任用卢怀慎、张说、宋璟、苏頌、韩休、张九龄等人为相。虽金无足赤，各有长短，但皆不愧为朝廷柱石，而玄宗亦倚重之。

开元二年七月，玄宗又焚锦绣珠宝于殿前，使天下风闻，知天子之决心。于是昌言嘉谋，日闻于献纳；长轡远馭，志在于太平。贞观之治，一朝复兴；朝野上下，随风而靡。于是不十年而成效见，越十年而告成功于天地。开元十二年，群臣屡

① 唐侍中、中书令是真宰相。其余以他官参掌者，无定员，但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平章事、知政事等名义者，并为宰相。

上表请封禅，诏以次年有事于泰山。

开元十三年(725)十月辛酉，玄宗车驾发东都，百官、贵戚、四夷酋长从行。十一月庚寅，玄宗祀昊天上帝于山上，群臣礼五帝万神于山下。既燔且燎，火发，群臣称万岁，烟冲九霄，声震大地。诚当时之盛典也。

次年，玄宗又既撰且书《纪泰山铭》丰碑一通。文约千言，字大如掌，摩崖勒石于泰山之巅，高约三丈，宽约半之。相形之下，人小如寸。高山仰止，色动神飞。铭字有若鸾凤翱翔于烟云之表，碑碣之壮丽未有及者。其序文之末有句云：“有唐氏文武之曾孙隆基，永保天禄，子孙其承之。朕唯实行三德：慈、俭、谦，百世其勿忘。……”相形之下，秦皇之《泰山刻石》亦瞠乎其后矣。

四十年后，杜甫回首开元，有《忆昔》诗云：“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廩俱丰实。九州道路无豺虎，远行不劳吉日出。齐纨鲁缟车班班，男耕女桑不相失。……”

开元之治，不愧盛世，人谁不称，吾无间然。

詎料世事竟有大谬不然者。《纪泰山铭》凿痕尚新，君心遂怠矣，帝意遂侈矣，三德遂亏矣。

不数年，开元栋梁次第殒落矣。虽以韩休、张九龄为相，甚允时望，然皆未能久用。

又不数年，颇事边功矣。西北河陇诸军拓地千馀里，玄宗

闻之大悦。东北屡次兴兵讨伐奚与契丹，竟欲以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为相，张九龄谏阻之。

开元二十四年(736)，终黜贤相张九龄而任佞臣李林甫矣。林甫欲蔽塞人主视听，自专大权，召诸谏官谓曰：“今明主在上，群臣将顺之不暇，乌用多言！诸君不见立仗马乎？食三品料，一鸣辄斥去，悔之何及！”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，无复直言。

开元以来，求贤、求士、求才之诏屡颁，亦渐次沦为虚文矣。

迨至开元之末，杨玉环入宫矣，“从此君王不早朝”矣。而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《册寿王杨妃文》墨迹尚新^①，言犹在耳：“今遣使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……持节册尔为寿王妃。尔其弘宣妇道，无忘母训，率由孝敬，永固家邦，可不慎欤！”（《唐大诏令集》卷四十）

迨至天宝，安禄山崛起矣。元年，擢为平卢节度使；二年，入朝，加骠骑大将军；三载，任范阳节度使。由是升赏有加，扶摇直上，李林甫与有力焉。

入天宝后，李林甫欲尽除不附己者，遂屡兴大狱，诛逐忠良，重用酷吏，滥杀无辜，以致积尸大理，系囚溢狱。天宝六载，以细故杀天下名士——北海太守李邕；天宝八载，以是为

① 寿王，玄宗第十八子，玄宗宠妃武惠妃所生。

非，毁塞上长城——四镇节度使王忠嗣。使天下之人侧目而视，重足而立。直至天宝十一载(752)林甫死，冤案犹未尽平。

玄宗以国用丰富，视金帛如粪土，赏赐滥行，尤以诸杨姊妹兄弟，无有限极。待安禄山亦同，天宝九载(750)，赐安禄山东平郡王。唐将帅封王自此始。十载，命有司为禄山治第于亲仁坊，敕令但穷壮丽，不限财力。禄山生日，帝及妃皆赏赐甚厚，后三日，又另赐贵妃洗儿钱。自是禄山出入官掖不禁，后竟通宵不出，颇有丑声闻于外。胡三省注曰：“观明皇所以待禄山者，昏庸之主所不为，治天夺之魄也。”(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卷三十二)

李林甫死后，杨国忠以椒房之亲(贵妃从祖兄)继为相，始则假意收买人心，终则变本加厉，倒行逆施。直至天宝十四载“渔阳鞞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”。大乱八年，几致倾覆。

杜甫《忆昔》诗续云：“岂闻一绢值万钱，有田种谷今流血。洛阳宫殿焚烧尽，宗庙新除狐兔穴。伤心不忍问耆旧，复恐初从乱离说。……”若从头细说，其悲惨有千百倍于此者。

《旧唐书》史臣曰：“开元之初，贤臣当国，四门肃穆，百度唯贞，而释、老之流，颇以无为请见。……虽稍移于勤倦，亦未至于怠荒。俄而朝野怨咨，政刑纰缪，何哉？用人之失也。自天宝以还，小人道长。……以百口百心之谗谄，蔽两目两耳之聪明，苟非铁肠石心，安得不感！而献可替否，靡闻姚、宋之言；妒贤害公，但有甫、忠之奏。豪猾因兹而睥睨，明哲于是卷

怀，故禄山之徒，得行其伪。厉阶之作，匪降自天，谋之不臧，前功并弃，惜哉！”

何以如此？何以开元之英主，曾几何时，即走向其反面，终至于蜕变为昏君？归根结底，即因其为封建帝王。任何封建帝王之励精图治，虽亦念及国家与人民，然实为巩固其自身之统治。统治既已巩固，谁能始终朝乾夕惕，宵衣旰食？谁能始终以国家与人民为重，而不思有以自放者乎？侈心一开，遂不知伊于胡底。

而身受治世恩惠之众庶，不过初免饥寒，仍须日出而作，以求温饱。士为“四民”（士农工商）之首，得风气之先，在开元之治阳光雨露之中有若草木之欣欣向荣。自以为家藏荆山之玉，人握灵蛇之珠。值此千载难逢之盛世，谁不想有以奉献？志高者，意欲致君尧舜之上；趣低者，也图个一官半职。其奋发上进之心，正未有已也。

由此观之，开元之治，朝野上下，始则同床，终则异梦。李白与玄宗之间，亦初似肝胆，终成胡越。

李白虽然自言为凉武昭王之后，但无任何实据；虽然热中于功名富贵，但灵均耿介，叔夜心高，亦有所不为。虽然一度平步青云，曾为翰林待诏，却是黄粱一梦。李白终其一生只是一介布衣。而他“五岁诵六甲，十岁观百家”，匡山苦读，前后十年，轩辕以来，颇得而闻。辞亲去国以后，更是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，游踪遍天下，读书台亦遍天下。以其天纵之资而又博

览群书，自然使其心志远出于时人之上。尤堪注意者，其所追慕之先圣先贤，多是为国为民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之人物，诸如倡言仁政之孔孟，傲视权贵之老庄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之诸葛；不出则已，出则安天下之谢安……时时在他心中，出其笔下；战国时期之高士，为世排大难，解大纷，而义不受赏之鲁仲连，更是他寸心无间然之人物。总而言之，中国伟大文化传统中之精华，民本思想与仁政思想，铸造成李白之灵魂，因而使其具有：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之人格。三年待诏翰林生活之全节而去，即是证明。当时，正是跻身“天人”之际，成为“达者”之时，中书舍人已是唾手可得，再攀往高处亦属可能。只须勤于侍奉帝妃，随时准备应制，做到天子呼来即上船，休去长安市上酒家眠。若能再与李林甫、高力士、张垍辈，稍事虚与委蛇，李白满可以继续在中庭中混下去。偏他秉性难改，傲骨已成，竟然未及半年即心生厌倦。咏歌之际，屡称东山。甚至写出如此放肆之诗句：“宁向草中耿介死，不向黄金笼下生。”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！”龙首原上，含元殿前，“苑路高高驿路低”，李白终于从高高苑路上走下来，走下驿路，走向江湖，走向人民。虽然，他后来思想上亦有反复，但毕竟仍属“四民”。

在去朝十年中，流落江湖，阅历益富，民情更亲，而朝廷继续倒行逆施，使民病民瘼，如水益深，如火益热。李白亦因之忧愤深广，怒飞鸣镝，直指昏君与奸臣。尤以幽州危机之严

重，李白遂拂剑而起，探虎穴，入龙潭，欲挽狂澜于将倒，终于无力回天，而同罹浩劫。

在八年浩劫中，李白不甘心于奔亡避地，仍欲一展救国救民之志，而又陷入玄宗、肃宗、永王——父子兄弟争权夺位之深潭中，几遭灭顶之灾。

安史乱平，户部上奏户口之数，全国仅存三分之一而犹不足。诚如李白在诗中作狮子吼：“白骨成丘山，苍生竟何罪？”意谓罪在朝廷，唐玄宗自然是罪魁祸首。但后世并未以桀纣目之，批判之际，不为已甚，何也？盖首因其前期有功于国，有惠于民；次因其奔蜀以后，屡有悔祸之意，罪己之心（见《玄宗幸普安郡制》^①及《遗诰》等）；再则其暮年竟遭南内西官之囚，其死亦甚为可疑，可能死于肃宗宠臣宦官李辅国之手，遂令人不忍深责而优容之。

肃宗为人，雄才大略远不及其父，而阴险则过之。其灵武自立之罪可原，而匿情以胁其父之恶不可恕；发动内战以灭其

① 《玄宗幸普安郡制》，即玄宗奔蜀途中在剑州（普安郡）采纳房琯奏议，命诸子分总天下节制所颁之“制置”（见两《唐书·房琯传》）。其中前两部分有罪己之语云：“尔来在位，垂五十年。……愧无帝尧之圣德，而有奇鉉之不明。致令贼臣，内外为患。蔽朕耳目，远朕忠良。或窃弄威权，或厚敛重赋。蚁壤一漏，成此滔天。构逆召戎，驰突中夏。倾覆我河洛，扰乱我崑函。使衣冠奔窜于草莽，黎庶狼狽于锋镝。伊朕薄德，不能宁定。厥祸海内，负兹苍生。是用罪己责躬，寤寐焚灼。上愧于天地，下愧于兆人，外愧乎四夷，内愧乎九族。乾惕若厉，思雪大耻。”（《唐大诏令集》卷三十六）

弟永王璘，其心亦太残忍矣。安史之乱长达八年，中原糜烂，不可收拾，后患无穷，迄于唐亡，肃宗不能辞其咎。《剑桥中国隋唐史》亦谓：肃宗急于收复两京以示其大勋而固其帝位，“是不是一个战略性错误？很可能是的”。宋史臣范祖禹批评肃宗使宦官监军，致有九节度使之溃云：“举六十万之众而弃之，其不亡亦幸哉！”（《唐鉴》）肃宗亦自食其果，与其父同年同月而死，死于自己罪孽折磨之中。

作为个体生命固然皆有结束之时，但李白却以济苍生安社稷之宏愿，以其特有之政治敏感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甚至出生入死以赴国难，于是而成为当时社会盛衰转折之亲历者、见证人、预言家；于是而有惊天地泣鬼神之诗篇，如时代之神镜，如历史之警钟。遂使其人不死，其诗不朽。杜甫亦是如此。

韩愈云：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”信哉！

诗人，诗人，岂只是弄笔墨于几案，摘翰藻于素笺，调官商于唇吻之人！